

合令鄭國公李嶠雜詠
登仁即守信安郡博士

章覽尊惠叙能述古

中顧有微於慎

謬同鼠徒

釋故

海外珍藏善本叢書

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

【唐】李嶠 撰 張庭芳 注 胡志昂 編

海外珍藏善本叢書

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

【唐】李嶠 撰 張庭芳 注 胡志昂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

海外珍藏善本叢書
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

〔唐〕李 嶠撰 張庭芳注
胡志昂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縣文化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13.25 插頁 4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00001—1500

ISBN 7-5325-2376-4

I·1207 定價: 51.50 元

前言

初唐詩人李嶠的詠物詩一百二十首，古稱《雜詠詩》、《百二十詠》、《百廿詠》等，因均以單字為題，故又名《單題詩》。集中收五言詩一百二十詠，分作十二部，從乾象、坤儀至音樂、玉帛，每部十首，文辭雅麗，典故贍富，頗像一部小型類書，唐宋時有注本行世，流傳甚廣。

李嶠，字巨山，趙州贊皇（今河北省贊皇縣）人，大約生于唐太宗貞觀二十年（六四六），卒于唐玄宗開元三年（七一五），終年七十歲。李嶠童年即能詩文，有所吟作，多為時人傳誦，因而傳說他兒時曾夢見神人授與雙筆。二十歲登進士第，當過長安縣尉，當時京畿諸縣尉以文章著名者，以李嶠為最年少。武后時，李嶠任鳳閣舍人，朝廷的重要文章大都出自他的手筆。唐中宗神龍年間，曾任中書令及修文館大學士。晚年，與之齊名的文章大家先後過世，李嶠遂被目為文章宿老，一時學者都效法之。

李嶠的詩文著作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著錄《李嶠集》三十卷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李嶠集》五十卷，《雜詠詩》十二卷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載《李嶠詩》十卷，《李嶠新詠》一卷。至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著錄《李嶠集》一卷，云：「《集》本六十卷，未見，今所錄一百二十詠而已。或題曰《單題詩》，有張方注。」考唐人張庭芳撰《百二十詠詩注》序引張燕公《刺異詞》稱李嶠「新詩冠宇宙」，後云：「斯言不佞，信而有徵，於是欲罷不能，研章摘句，輒因注述。」則《宋史》所載《李嶠新詠》一卷當即《單題詩》。又《文苑英華》收李嶠一字題詠物詩三十九首，多以《單題詩》與《集》本參校，則原本當據《雜詠詩》而來。由此可知《單題詩》單行流傳，歷時已久，且與《李嶠集》及《雜詠

《詩》所收一字題詠物詩文字多存異同。明刊銅活字本《李嶠集》三卷中，五言律詩但收詠物詩百二十首，或因《單題詩》而來，但詩注已遺失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子部類書類·事類賦》曰：「嶠詩一卷，今尚存，然已佚其注。如《桂》詩中『俠客條為馬，仙人葉作舟』之類，古書散亡，今皆不知為何語，故世不用。」依此，則後世不用嶠詩似可歸因于詩注散佚。

近代以還，敦煌寶藏中發現詠物詩注殘卷兩片，王重民先生以日人所輯《佚存叢書》本《李嶠雜詠》分類次第與此相似，且卷首有張庭芳撰注序，遂以之為《李嶠雜詠注》。

李嶠詩約在盛唐時已東傳日本，現存最早抄本為嵯峨天皇（八〇九至八二三在位）宸翰本，存詩二十一首，今被指定為日本國寶。《日本見在書目》著錄《李嶠百廿詠》一卷，應即此本。二卷本古鈔，今存建治三年（一二七七）鈔本，題作「李嶠雜詠百廿首」，卷末有大唐天寶六年（七四七）張庭芳撰注序，《佚存叢書》本即據此刻成。平安朝中期（八六七——一〇八六）以還，《李嶠百廿詠》曾作為基本幼學書目在宮廷貴族及士族間廣泛流傳，日人誦習此書主要參照張庭芳注。鎌倉初期學者源光行據《李嶠百（廿）詠》翻作《百詠和歌》，序云：「夫鄭國公始賦百廿詠之詩，以諭于幼蒙，張庭芳追述數千言之注，以備于後鑒。」是可知詠物詩百廿首作為小學類書，因張注始得流行於世。平安末期（一〇八六——一一九二）及鎌倉時期（一一九二——一三三三）成書的日本古籍，往往引用張庭芳撰《百廿詠詩注》，也說明了這一點。室町時期（一三三六——一五七三）以後，張庭芳《百詠注》流傳漸稀，至江戶時期（一六〇三——一八六七），遂為罕見。

近年，日本發現數種《百廿詠詩注》的舊鈔本，其中有卷首冠有張庭芳序的完本。但現存舊鈔本與敦煌殘卷所存李嶠詩注差異甚多。以下試就敦煌殘卷與日本今存鈔本之關係略作考察。

敦煌殘卷所存李嶠詩注分見於斯五五號與伯三七三八號，前者自《詠銀》末三句至《詠布》，存詩六首又三句及注，後者自《詠羊》尾聯至《詠鶴》首聯，但《詠鳳》尾聯脫落，計存詩十八句及注。王重民先生以二殘卷詩注相似，書法亦同，推定同出一書。《敦煌古籍叙錄》斯卷當《嶠集》末，注末略後隱見跋尾「歲乙卯月林鐘日列」較定「十餘字」。《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》云，伯卷書於貝多羅葉，於斯卷則無說明。又斯卷背面為《唐人選唐詩》（斯五五五V），伯卷背面則見識語「癸亥年正月廿二日得此文書記之人莫來取」十八字。癸亥距乙卯八歲，乙卯為此卷嶠詩書畢年月無疑，癸亥或為得到嶠詩之日。日本學者山崎誠氏疑二殘卷或非同出一書。《李嶠百詠雜考續貂》、《國語國文》昭和五八年一月今考嶠詩殘卷書法，有二本所見訛字相同者，如斯卷《詠素》「上花雁初飛」注云：「漢蘇武裂帛繫書來還上林花中」，伯卷《詠羊》「長牧上林隈」注云：「式牧羊在山上林花中」，「花」字蓋均為「苑」字之誤。可知二本縱非同一卷本，亦當出於同一祖本。又，敦煌殘卷二本所存李嶠《雜詠詩》注裁制簡要，亦頗相似。唯伯卷殘存無幾，斯卷所見直解辭意之類不見於伯卷。試舉例如下表：

斯卷五五五號	伯卷三七三八號
金縷通秦國，青絲達漢君。 《三秦記》曰：秦始皇以金縷綾服之。《漢官儀》曰：尚書郎卧青綾被中。 遠方魚漸躍，上花雁初飛。 古詩：□從遠方來，遺我雙鯉魚。《尚書》：武王渡河，白魚入舟。漢蘇武裂帛繫書來，還上林花中。	上蔡鷹初擊，平岡兔不稀。 《史記》：李斯臨刑，謂其子曰：更得與汝牽黃犬，臂蒼鷹，逐狡兔。古詩：平岡走寒兔。 目隨槐葉長，刑（形）逐桂枝飛。 《莊子》：槐入季春五日而兔目，十日而獵（鼠）耳。《虞嘉論》曰：月中有桂樹。《春秋元命包》曰：月中有白兔。

續表

漢使巾車促，河陽步障新。

漢馮夫人乘錦車送烏孫公主。石崇列錦步障卅里為舍

□。

帷屏朝夕發，流彩遍重茵。

茵，褥也。《寡婦賦》：易錦茵以席。婦人有錦屏風。

瀑泉飛挂鶴，火洗則天光。

山有水懸下如倒挂白鶴。《天台》曰：瀑布飛流以介

道。《魏略》曰：梁冀得火浣布，燒之更白，席上皆驚。

莫言鴻漸力，長牧上林隈。

漢公孫弘、卜式皆以鴻漸（中缺）羊豕之間。式牧羊在

山上林花中。

李嶠《雜詠詩》注國內著錄但見《單題詩》一百二十首張方注，日本學者太田晶二郎曾于宋人朱翌所撰《猗覺寮雜記》中鈎沉得一佚文：

梅用南枝事，共知《青瑣》紅梅詩云：「南枝向暖北枝寒。」李嶠云：「大庾天寒少，南枝獨早芳。」張方注云：「大庾嶺上梅，南枝落，北枝開。」南唐馮延巳詞云：「北枝梅蕊犯寒開。」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。

此張方注佚文與敦煌殘簡斯卷直解辭意相似。又朱翌所引嶠詩與今存嶠詩各本不同，敦煌殘卷嶠詩白文亦多與今存各本不一。此亦張方《單題詩》注與敦煌殘卷相似處。

三

《百廿詠詩注》近年發現的幾個舊鈔本可以歸為三種：慶應大學藏本、陽明文庫藏本與天理圖書館藏本。

就筆者所見，慶應大學本與天理圖書館本均題「（一）百二十詠詩注」，首冠張庭芳序，且幾無異文，當出於同一祖本。陽明文庫本為零本，題「百詠注」，僅存上卷之下，與其他二本差異頗大。陽明本惟與敦煌殘卷中伯卷所存詩注有重合，現以慶應、陽明二本與伯卷并存者，略舉幾例，觀其大概：

伯卷三七三八號	慶應大學本	陽明文庫本
a. 莫言鴻漸力，長牧上林隈。 漢公孫弘、卜式皆以鴻漸（中缺）羊豕之間。式牧羊在山上林花中。	（同上） 公孫、卜式皆有鴻漸之力。卜式為中郎，布衣牧羊上林中。一本，《漢書》贊曰：公孫弘、卜式、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，遠迹羊豕之間。卜式牧羊上林中，漢武帝見羊肥，即使問之。答曰：先除惡群者。理人亦然。乃拜侯代令也。	（同上） 《漢書》贊曰：公孫弘、卜式、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于燕雀，遠迹羊豕之間。卜式牧羊上林中，漢武帝見肥問之，答曰：先除惡群者。理人亦然，乃拜侯代令之也。一本，公孫弘、卜式皆有鴻漸之力。卜式為中郎，布衣牧羊上林中。
b. 上蔡鷹初擊，平岡兔不稀。 《史記》：李斯臨刑，謂其子曰：更得與汝牽黃犬，臂蒼鷹，逐狡兔。古詩：平岡走寒兔。	（同上） 李斯，上蔡人，為秦丞相，被刑，乃顧其子曰：吾欲與牽黃犬，上蔡東門逐狡兔，豈可得哉？沈約詩：平岡走寒兔。	（同上） 李斯，上蔡人也，為秦丞相，被刑，乃顧謂其子曰：吾欲與若復牽黃犬，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豈可得乎？一本，李斯臨刑，顧其子曰：思與汝俱臂鷹，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不可得也。

c. 方知感純孝，郭郭引兵威。

《孝子傳》：謝方儲至孝，感白兔馴，其廬有賊入，避之不入廬。

（同上，「方知」作「唯當」）

後漢方諸居喪，孝感白兔來，盜賊（賊）美之，不入其里也。一本，《孝子傳》曰：顧秦，吳人也，父母亡，廬于塚次，為却（竊）賊所逼。忽有白兔走入郭郭，人使兵逐兔，兔走赴廬。賦（賊）亡而走，太守乃表其門閭也。

（同上）

《孝子傳》曰：顧秦，吳人也，父母亡，廬于塚次，為竊賊所逼。忽有白兔走入郭郭，人使兵逐兔，兔走赴廬。賊捕諸亡而走，赴太守表其門。後漢方儲日居喪，孝感白兔來，盜賊義之，不入其里。

續表

嶠詩《詠羊》「莫言」二句，伯卷注文間闕二三字，與慶大本原注大致相同。慶大本別舉「一本」注悉引《漢書》贊詞，述事甚詳，與陽明本原注同，陽明本引「一本」注與慶大本原注同。《詠羊》「上蔡」句，伯卷注引《史記》，慶大本與之略同，并記李斯「上蔡人」以應詩文，但無「臂蒼鷹」云云。考《藝文類聚》所引《史記》文字，與慶大本近。陽明本原注同慶大本，別出「一本」注蓋為補「臂鷹」二字。「平岡」句，伯卷注引「古詩」，慶大本注舉「沈約詩」，二詩五字盡同。考沈休文詩，此句出《宿東園》一首中，詩見於《文選》，慶大本或據《文選》改之。陽明本脫「平岡」句注。又「方知」二句，伯卷引《孝子傳》但做上句注，下句無注。慶大本「方知」二字作「惟當」，原注同伯卷，但以後漢謝方諸事注上句，又引「一本」注舉《孝子傳》顧秦事注下句。陽明本二句皆有注，惟注文次第與詩句反之。

由上可見，敦煌殘卷注文簡要，然或有闕注者。慶大本原注行文亦頗簡明，略近敦煌本注，但往往作「一本」注，引述詳盡。陽明本注則與敦煌本相差甚遠，蓋係後人增益。慶大、陽明二本詳略次第雖有異同，曾經相為參校，形迹顯然，但所據嶠詩本文相同，而與敦煌殘卷嶠詩則多有異文者。此舉一例觀之：

伯卷三七三八號

慶應大學本

陽明文庫本

d. 漢殿陰容伏，梁園隱迹微。

漢月澄秋色

(同上)

《魯靈光殿賦》曰：狡兔陰伏於踰側。
《西京記》曰：梁孝王有兔園以養兔。

月中有玉兔，月陰之精也。或成獸象兔也。

《春秋元命苞》曰：日月兩設以詹諸與兔者陰陽雙居。月中有玉兔。月陰之精成獸象兔。

梁園映雪暉

(同上)

《漢書》：梁孝王有園。《雪賦》曰：遊於兔園也。謝惠連《雪賦》曰：不樂，遊於兔園也。

《西京雜記》曰：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，築兔園。謝惠連《雪賦》曰：梁王不樂，遊於兔園。又曰：俄而微霰零，密雪下。

嶠詩《詠羊》「漢殿」一聯，敦煌殘卷與慶大、陽明二本詩文大異，注文亦不同。二本上句注引《春秋元命苞》，慶大本簡而陽明本詳；慶大本下句注疑有脫字，其與陽明本所引不同，但注解行文繁簡如同其他。又，敦煌本、陽明本下句注皆引《西京雜記》，而陽明本引文近今本。三本詩注特色由是可見一斑。

四

敦煌殘卷斯卷所存嶠詩注卷末六首於日本現存雜詠注舊鈔本中，惟與慶大本、天理本重疊。慶大、天理二本引注裁句殆同，而以慶大本為古鈔，故此但就斯卷與慶大本略舉數例，稍加比照：

斯卷五五五號

趙壹囊初之(乏)，何曾著欲收。

漢趙一詩曰：文籍雖滿腹，不及一囊錢。何曾，字穎孝，日食萬錢，猶無下箸之處。

濯(濯)手□□女，纖腰洛浦妃。

古詩：□□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。《洛神賦》：腰如束素。又，伏羲女洛水死。

雲浮仙石曉，霞滿蜀江春。

山中有錦石。又，貝錦斐成，濯色江波。又，靈雲色如亂錦。

金縷通秦國，青縑達漢君。

《三秦記》曰：秦始皇以金縷綾服之。《漢官儀》曰：尚書郎卧青綾被中。

慶應大學本

趙壹囊初乏，

後漢趙壹詩曰：文籍雖漏(滿)腹，不如一錢囊也。何曾著欲收。

晉何曾，字孝穎，為太宰，日食萬錢，猶云無下箸之處。濯手天津女，纖腰洛浦妃。

古詩曰：皎皎河漢女，纖纖濯素手。曹植《洛神賦》曰：腰如束素也。

雲浮山石曉，霞滿蜀江春。

一本，有錦山錦石。庾肩吾詩曰：錦石鎮浮橋。有錦雲錦石故也。石上生苔蘚，文似錦，謂之石錦。蜀都人織錦畢，於江中濯之，色彌勝新也。

金縷通秦國，

《魏略》曰：大秦國有金縷綉，雜色之綾。

青縑值漢君。

《漢典職儀》曰：供青縑綾被也。一本，《魏志》曰：楊準(阜)為城門校尉，見帝着縑綾半袖，指問：此於禮何法服？帝默然也。

「趙壹」二句，二本引注相似，但慶大本「孝穎」（按《晉書》作「穎考」）下益「為太宰」三字。考慶大本前引卜式事，言「為中郎」；舉李斯事，言「為秦丞相」，可知注明人物官職為其特色之一，敦煌本則不然。「濯手」二句，上句二本同引「古詩」，而擇句不同，敦煌本取一聯，慶大本更切近詩文。下句注慶大本無，又「以下七字，或敦煌本亦有為後人所益者。以上兩例，總言之無甚大差異。」雲浮「一聯，敦煌本上句注不甚詳，慶大本原注闕，但引「一本」注補之；斯卷注下句以「貝錦」二句，典出左思《蜀都賦》，李善注引譙周《益州志》云：「成都織錦既成，濯於江水，其文分明，勝於初成，他水濯之，不如江水也」，慶大本所引「一本」注或出於此。「金縷」一聯，慶大本分二句注，上句注引《魏略》，「秦國」取漢魏之「大秦國」，即今羅馬，與敦煌本不一。考《藝文類聚》布帛部引《魏略》云：「大秦國有金縷綉雜色綾。其國利得中國絲素，解以為胡綾」，《後漢書·桓帝紀》等史書亦多載漢魏時與大秦國通商貿易生絲事，嶠詩云「通秦國」，正用此典。下句第三字敦煌本作「達」，慶大本作「值」，考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十五「綾」條引《漢官典職儀》曰：「尚書郎直，供青綾白綾被」，則知此句第三字作「值」為妥。二本注引各有詳略，慶大本注疑有脫字，引典當與《藝文類聚》同。又，慶大本別出「一本」注仍引《魏略》，考《全唐詩》本李嶠《詠綾》詩，此句作「為裘值魏君」，「值」或作「指」，可知「一本」注有同嶠詩異文相合者。

慶大本《百廿詠詩注》係張庭芳所撰，古書多有引載。成書於日本平安朝末期（一一六七——一九二）的《幼學指南鈔》卷廿七引嶠詩注云：

李嶠《百詠·槐》詩曰：鴻儒訪導來。張庭芳曰：槐市，學名也，諸儒講論於槐下也。一本，《三輔黃圖》曰：大學列槐數百行，諸生朔望會此，各出鄉郡所出物賣之，及經傳相論議於槐下，號槐市。

慶大本注與此相同。由是可知，慶大本嶠詩原注係張庭芳所撰，其注解文字簡要，略近敦煌殘卷；而「一本」注亦由來已久，其引文詳盡，或為補足張注過簡，然非是張庭芳注無疑。「一本」注所據嶠詩白文或有與慶大本不同者。敦煌殘卷所收嶠詩亦往往與慶大本異文，若慶大本所祖為張注原本，則敦煌殘卷非必張庭芳注本，

何者為是，容俟後考。

五

李嶠詠物詩注，中國書志惟有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著錄「張方注《單題詩》一百二十詠一卷」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「張庭芳注《哀江南賦》一卷」。日本今存《百廿詠詩注》倘為張庭芳所撰，則庭芳或為張方字。唐人著書名字互用，并非罕見。然而，《單題詩》張方注既已佚散，日本今存首冠張庭芳注序之舊鈔本，不惟詩注與敦煌殘卷頗存異文，兩者所據嶠詩亦往往不同。加之，今存舊鈔本中，常見「一本」注顯然非是張庭芳注，《李嶠百廿詠》無疑曾有兩種以上的注本流傳。故張庭芳與張方是否為同一人物，尚可存疑。

日本今存數種《百廿詠詩注》舊鈔本幾經傳鈔，其中自有一些訛誤奪衍，加上此書作為幼學蒙書流傳，更有不少後人增益成分。因此不惟各注本間頗見異文，而且一些散見於古書中的《百詠注》佚文亦往往與注本不盡相同。如同舊鈔各本中所見詩注異文往往與別種《百廿詠》詩句異文有關，古書所引《百廿詠注》往往與舊注本不同，亦似因所據詩文不同而來。日本中世學僧信阿所撰《和漢朗詠私注》中多引《百廿詠注》作解，如釋「觸石」一語，引《百廿詠注》曰：「《百詠注》云：雲膚觸山中石。」慶大本《詠雲》詩「錦文觸石來」句注作：「左思《蜀都賦》曰：觸石吐氣（雲）。鬱氛氲。雲色似錦文，亦似錦石。」，重在解釋「錦文」。而明活字本、《全唐詩》本此句作「青山觸石來」，信阿所引詩注與今存注本不同，或許亦與詩句異文有關。

如上情況表明，今存各舊注本頗存異同，與李嶠詠物詩各種白文本之間異文甚多不無一定聯繫。故此有必要就嶠詩不同傳本及其與《百詠》注本之關係作一些探討。

六

日本現存李嶠《百二十詠詩注》舊鈔本，目前所知有以下八種：

- ①慶應義塾大學藏本。室町時期鈔本，題云「百二十詠詩注」，足本。首有張庭芳序。
- ②尊經閣藏本。室町時期鈔本，題云「百二十詠詩注」，現存上卷，首有張庭芳序。
- ③天理圖書館藏本。江戸末期鈔延德二年（一四九〇）本，題云「一百二十詠詩注」，足本。首有張庭芳序。
- ④神田喜一郎氏藏甲本。嘉永二年（一八四九）鈔延德本之再鈔本。
- ⑤田中教忠氏藏本。嘉永二年鈔延德本之再鈔本。
- ⑥禿氏祐祥氏藏本。嘉永二年鈔延德本之再鈔本。
- ⑦神田喜一郎氏藏乙本。嘉永二年鈔延德本之再鈔本。
- ⑧陽明文庫藏本。室町時期鈔本，內題「注百詠」，現存上卷之下。

以上八種本子可分成三類。A類慶大本和尊經閣本文字次第相同，無疑出於同一個祖本；B類天理本以及四種個人藏本同出於延德本；C類僅陽明文庫本一種，且是零本。這三類中慶大本類和天理本類卷首皆載張庭芳撰注序，並且內題「一百二十詠詩注」亦同，雖詩注略有小異，無非形訛衍脫之類，原當亦出於同一祖本。陽明本現存嘉樹十首、靈禽十首、祥獸十首，共三十首詩注，但與慶大本、天理本異注者頗多，兩者所本的李嶠詩文亦存若干異同。如陽明本《詠桐》第四句為「秋月弄珪陰」，慶大本、天理本「月」作「葉」，《詠柳》第五句為「夜星煥龍影」，慶大本、天理本「煥」作「浮」。這種情況說明李嶠《百廿詠詩注》多存異文，或許與李嶠詠物詩白文頗有差異有關。即此先就李嶠《雜詠》白文本的流傳稍作探討。

筆者迄今所見百廿詠白文本有三類，其中第一類有：

- ①嵯峨天皇宸翰本。平安初期鈔本，現存起首二十一首。
 - ②成實堂文庫藏本。鎌倉時代鈔本，現存上卷。
 - ③國會圖書館藏本。康永二年（一二四三）鈔本，現存下卷。
 - ④慶應義塾大學藏甲本。鎌倉末期鈔本，現存下卷十五首。
 - ⑤慶應義塾大學藏乙本。南北朝時期鈔本，現存上卷四十五首。
 - ⑥慶應義塾大學藏丙本。永正十三年（一五一六）鈔本，足本。
 - ⑦內閣文庫藏甲本。慶長時期（一五九六——一六一五）鈔本，足本。
 - ⑧內閣文庫藏乙本。江戸前期鈔本，足本。
 - ⑨陽明文庫藏甲本。江戸前期鈔本，足本。
 - ⑩陽明文庫藏乙本。江戸中期鈔本，足本。
 - ⑪《佚存叢書》本，寬政十一年（一七九九）刊本。
- 第二類有：
- ⑫明刊九行本。
 - ⑬明銅活字本。
 - ⑭明雲間朱警刊《唐百家詩》本。
 - ⑮明黃貫曾刊《唐二十六家詩》本。
- 第三類有：
- ⑯《全唐詩》本。
 - ⑰川貞校訂本。寶曆年間（一七五一——一七六三）刊本。

⑱陽明文庫藏丙本。江戶前期鈔本，足本。

除以上十八種外，第一類本尚存建治本、穗久邇文庫本、《正覺樓叢書》本、《藝海珠塵》本等；第三類本則有戶崎允明注釋本、《和李嶠百二十詠》本、松平文庫本等數種；第二類皆為明刊三卷本，其中活字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景印《唐五十家詩集》本。這三類中，第一類之宸翰本係唐時古鈔，其餘各本從內題及分卷情形觀之，當出於《日本見在書目》所錄《李嶠百廿詠》。故第一類本可謂是東瀛古傳李嶠詠物詩單行本。源出此系統的《佚存叢書》本清代傳回中國，《正覺樓叢書》本與《藝海珠塵》本等均出於此。第二類明刊活字本，清代藏書家丁丙於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著錄《李嶠集》三卷，云「舊集五十卷，此則後人摭拾而成，前賦後詩，與嘉靖間徐獻忠所刊《唐詩百家》次第一式，當從宋本出也」。徐獻忠所刊應即朱警刊《唐百家詩》本。臺灣「中央」圖書館所藏所謂明刊十行本實每頁九行，除有二處斷欠、錯簡，另有幾處脫字，首尾次第與活字本無甚差異。黃氏刻本當亦同一類的三卷本。第三類本均出於《全唐詩》。《全唐詩》成書不久，即傳入日本，日人據此單抄成卷，即今所見這一類各種鈔本。

以上三類《百廿詠》傳本就體裁而言，第一類本詩文及次第雖有若干異同，但均以百廿首分為十二部類，每部十首，格式一律。第二類明刊《李嶠集》本中，中卷及下卷前半的五言律詩即百廿首詠物詩，自乾象至玉帛雖不分部，十首一組次第仍依稀可循。《全唐詩》本則既無分類，原屬居住類的《詠舟》、《詠車》二首混入玉帛、服玩之間，部類次第與第一類本已經完全兩樣。另外從文字異同來看，第一類本與第二類本之間一聯詩句皆異者頗多，一首皆異者亦有《詠雲》、《詠鶯》、《詠池》、《詠箏》四首，如《詠池》一詩：

日落天泉暮，烟虛習池靜。鏡潭明月輝，錦磧流霞景。花搖仙鳳色，雲浮濯龍影。欲識江湖心，秋來賦潘省。《佚存》本

彩耀浮太液，清觴醉習家。詩情對明月，雲曲拂流霞。煙散龍形淨，波含鳳影斜。安仁動秋興，魚鳥

思空境。（明刊本）

第一類本與第三類本之間，一聯詩句全然不同者亦不罕見，整首為異詩者有《詠雲》、《詠池》、《詠箏》三首。第三類本詩文之異於第一類本者殆同於第二類本，而第三類本異於第二類本者則又多同於第一類本。因此就詩文異同而言，第三類《全唐詩》本可謂介於第一類日本古鈔與第二類明代刊本之間。

由上可見，李嶠百廿首詠物詩據其詩文異同及其流傳情況可歸為三大類。日本現存舊抄注本詩文主要依據日人古傳第一類本。然而，如同《全唐詩》成書不久即傳入東瀛，宋元及其以前各種傳本應當亦曾流入日本，而《百詠詩注》存在不少異注亦當與李嶠詩白文的異傳不無關係。

七

現存《百廿詠》注本中，詩題注與尾聯注後面的附加成分大抵可以歸於後人增益。慶大本詩題注不乏大段引用《藝文類聚》等類書，却無一與陽明本相同。陽明本不少詩題無注，且此種情況與敦煌本殘卷頗相似，由此可知張庭芳《百廿詠注》原當無題注。此外，陽明本往往於嶠詩尾聯注後羅列典故，而與詩義全無關係，這種附加顯然屬於後人增益。詠物詩百廿首本來具備類書體裁，日人作為幼學蒙書流行，傳抄之間難免屢被增改。然而，詩注因受辭義制約，不易任意纂改，故此各注本間雖然存有異同，仍以基本相符者居多。

《百廿詠注》古抄諸本中，多見與原注不同的「一本」注。一些日本研究者認為，這是《百詠注》在流傳中屢被增益，因而產生異本，異本之間又經互相校合的結果。這種可能自然不應排除。然而將詩注異文與嶠詩文句異同稍加比照，便不難發現兩者之間不無一點聯繫。即，原據第一類本詩文的注本中，往往存在與第二、三類本詩文吻合的詩注。而這往往又與「一本」注有關。我們從慶大藏本中舉幾個例子來看：

A. 勁節幸君知

山濤問和嶠曰：千丈松雖磊落多節，致於大廈，有棟梁之用也。一本，范雲《詠松》詩